

OXFORD

牛津 历史著作史

从开端到公元600年

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安德鲁·菲尔德 格兰特·哈代 主编
陈 恒 李尚君 屈伯文 等译

第一卷（上）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牛津历史著作史. 第1卷/[美]沃尔夫总主编; [美]菲尔德, [美]哈代主编; 陈恒等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7. 11

ISBN 978-7-5426-5430-4

I. ①牛… II. ①沃…②菲…③哈…④陈… III. ①世界史 IV. ①K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9061 号

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VOLUME I: BEGINNINGS
TO AD 600, FIRST EDITION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Editorial matter © Andrew Feldherr and Grant Hardy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

牛津历史著作史(第一卷)

总 主 编 / [美]丹尼尔·沃尔夫

第一卷 主编 / [美]安德鲁·菲尔德 [美]格兰特·哈代

中文版主编 / 陈 恒 李尚君

译 者 / 陈 恒 李尚君 屈伯文 等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夏艺堂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邮购电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780 千字

印 张 / 61.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5430-4/K·357

定 价 / 18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37910000

光 启
新史学
译 丛

主 编

陈 恒 陈 新

编辑委员会

陈 恒（上海师范大学）

陈 新（浙江大学）

董立河（北京师范大学）

顾晓伟（北京师范大学）

郭子林（中国社会科学院）

洪庆明（上海师范大学）

黄艳红（中国社会科学院）

赖国栋（厦门大学）

李隆国（北京大学）

李尚君（上海师范大学）

李文硕（上海师范大学）

刘文明（首都师范大学）

刘耀春（四川大学）

吕和应（四川大学）

彭 刚（清华大学）

宋立宏（南京大学）

王大庆（中国人民大学）

王献华（上海外国语大学）

徐晓旭（中国人民大学）

俞金尧（中国社会科学院）

岳秀坤（首都师范大学）

张 越（北京师范大学）

赵立行（复旦大学）

周 兵（复旦大学）

“光启新史学译丛”弁言

20 世纪展开的宏伟历史画卷让史学发展深受其惠。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历史研究领域延伸出许多令人瞩目的分支学科,诸如性别史、情感史、种族史、移民史、环境史、城市史、医疗社会史等,这些分支学科依然聚焦于人,但又深化了对人的理解。举凡人类活动的核心领域如经济关系、权力运作、宗教传播、思想嬗变、社会流动、人口迁徙、医疗进步等等都曾在史学的视野之内,而当代史家对这些领域的研究已大大突破了传统史学的范畴,并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如今,一位普通读者也能够从自身生存状态出发,找到与历史作品的连接点,通过阅读历史,体悟人类过往智慧的种种精妙,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主动去塑造自己的生活理念。通过阅读历史来定位我们的现在,通过历史研究为当下的种种决策提供依据,这已经是我们的现实中基于历史学的一种文化现象。不论是对物质生活或情感世界中细节的把握,还是期望对整个世界获得深邃的领会,当代历史学都提供了无尽的参照与启迪。这是一个史学的时代,也是一个人人都需要学习、参悟历史的时代。千百种貌似碎片化的历史专题研究、综合性的学术史研究、宏观化的全球史研究,都浸润着新时代的历史思维,为亿万读者提供了内涵丰富、层次多样、个性鲜明的历史读本。

微观史学或新文化史可视为一种新社会史学的重要方向,对此国内有不少译介,读者也较为熟悉。但新社会史学的研究远不止这两个方向,它在各方面的成就与进展,当然是我们这套译丛不会忽视的。除此之外,我们尤为关注代表着综合性史学思维的全球史,它是当代西方史学的重要分支,是新的世界史编纂方法和研究视角。

全球史的出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性时刻”，它不仅是“从下往上看历史”新视角下所包括的普通民众，而且这标志着全球史已深入到前殖民，囊括第三世界的方方面面。为纠正传统西方中心论和以民族国家为叙事单位所带来的弊端，全球史自20世纪60年代诞生以来，越来越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全球史关注不同民族、地区、文化、国家之间的交往与互动，强调传播与接受，重视文化多元与平等，摒弃特定地区的历史经验，犹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要站在月球上观察地球，“因而与居住在伦敦或巴黎、北京和新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迥然不同。”

当代史学的创造力所在，可从全球史研究的丰富内涵中窥见一斑。全球史研究奠基在一种历史写作的全球语境之中，诉诸全球视野，构建起全球化叙事，突出历史上民族、国家、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与互动。在当代史家笔下存在以下几种全球互动模式：一是阐述世界历史上存在的互动体系或网络，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1974—1989)、德烈·冈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1998)、彭慕兰《大分流》(2000)；二是关注生态与环境、物种交流及其影响的，如艾尔弗雷德·罗斯比的《哥伦布大交换》(1972)、约翰·麦克尼尔《太阳底下的新鲜事：20世纪人与环境的全球互动》(2001)；三是研究世界贸易、文化交流的，如卜正民的《维梅尔的帽子》(2008)、罗伯特·芬雷《青花瓷的故事：中国瓷的时代》(2010)、贝克特的《棉花帝国》(2014)；四是以全球眼光进行比较研究的，这包括劳工史、移民史等，如菲力普·方纳的《美国工人运动史》(1947—1994)、孔飞力的《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2009)；五是审视区域史、国别史之世界意义的，如迪佩什·查卡拉巴提的《地方化欧洲》(2000)、大卫·阿米蒂奇的《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2007)、妮娜·布雷的《海市蜃楼：拿破仑的科学家与埃及面纱的揭开》(2007)等；以至出现了所谓的跨国史研究。“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这一术语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和美国历史研究的那些著作相关联。这一新的研究方法关注的是跨越边疆的人群、观念、技术和机构的变动。它和“全球史”(global history)相关，但又并不是一回事。“跨文化史”(Transcultural history)或“不同文化关系”(intercultural relation)是

与“跨国史”相匹配的术语,但研究者认为在阐明那些跨国联系时,这两个术语过于模糊。“跨国”这个标签能够使学者认识到国家的重要性,同时又具体化其发展过程。该方法的倡导者通常把这一研究方法区别于比较史学(comparative history)。尽管如此,他们认为比较方法和跨国方法彼此是互为补充的。(A. Iriye and P. Saunier, ed., *The Palgrave Dictionary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 Macmillan, 2009, p. 943)

全球史研究不断尝试以全球交互视角来融合新社会史学的微小题材,总体看来,这些新趋势和新热点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全球史对整体性和一致性的偏好,为在全球视野中理解地方性知识乃至个体性经验做出了示范,同时凸显了人类历史中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多样性与差异性。

本译丛是以当代历史学的新发展为重点,同时兼及以历史学为基础的跨学科研究成果,着眼于最新的变化和前沿问题的探讨。编者既期望及时了解国外史学的最新发展,特别是理论与方法上的新尝试和新变化,又要选择那些在研究主题上有新思路、新突破的作品,因而名之为“新史学译丛”。

近现代史学自18世纪职业化以来发展到今天,已经走完了一轮循环。时至今日,史学研究不再仅限对某一具体学科领域作历史的探讨,而是涉及哲学、文学、艺术、科学、宗教、人类学等多个领域,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协手共进。在一定意义上,史学是对人类文化的综合研究。这是一种现实,但更是一种理想,因为这意味着当代新史学正在努力把传统史学很难达到的最高要求,当作了入门的最低标准。

历史演进总是在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里缓慢地进行着,无数个微小的变化汇聚累积,悄悄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整体面貌,因此,历史发展的进程,以长时段的目光,从社会根基处考察,是连续累进的。知识的创造同样如此,正如我们今天的全球史观,也是得益于人类漫长智识创造留给我们的智慧。历史研究虽然履行智识传播的使命,未来会结出什么样的智慧之果,我们很难知晓,也不敢预言,但愿它是未来某棵参天大树曾经吸纳过的一滴水,曾经进入过那伟大的脉络。无论如何,我们确信的是,通过阅读历史,研

牛津历史著作史(第一卷)

究历史,人们体验到的不仅仅是分析的妙处与思维的拓展,而且是在潜移默化中悄悄促进包容性社会的发展。

“光启新史学译丛”编委会

2017年9月1日于光启编译馆

《牛津历史著作史》中文版 工作委员会

编审委员会

陈启甸 黄 韬

中文版主编

第1卷 陈 恒 李尚君

第2卷 赵立行

第3卷 陈 新 李 娟

第4卷 岳秀坤

第5卷 彭 刚 顾晓伟

校译者

第1卷 陈 恒 李尚君 屈伯文 李海峰 王海利

郑 阳 宋立宏 李 月 刘雪飞 李 慧

第2卷 赵立行 刘招静 汪丽红 陈 勇 卢 镇

第3卷 陈 新 李 娟 朱潇潇 申 芳 王 静

陈慧本 李 娟 张 骏

第4卷 岳秀坤 咎 涛 喻 乐 孙 琇 姜伊威

第5卷 彭 刚 李 根 段 艳 余开亮 金利杰

陈书焕 李明洋 孙 琇 刘颖洁 钱栖榕

张 骏 吕思聪 李 娟 葛会鹏 王 伟

顾晓伟 李晓倩 金知恕

牛津历史著作史

《牛津历史著作史》是一套五卷本的，由众多学者合作编撰的学术著作，该书囊括了全球历史著作史。它是一部人类努力保全、再现和叙述过去的编年史，特别关注各国不同的传统，以及这些不同传统的突出要点及其与西方历史编撰的比较研究。每卷书都包涵着一个特殊的时期，尽量避免不恰当地突出历史分期的西方观念，各卷所包括的时间范围在逐步递减，这不仅反映了后来各卷自19世纪以来在地理空间的扩大，而且反映了历史活动的急剧增加。《牛津历史著作史》是第一部自起源以来覆盖全球的、集体合作完成的学术性历史著作史。

- 第一卷 从开端到公元 600 年
- 第二卷 400 年到 1400 年
- 第三卷 1400 年到 1800 年
- 第四卷 1800 年到 1945 年
- 第五卷 1945 年至今

《牛津历史著作史》在 2005 年至 2009 年写作期间得到阿尔伯达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lberta)研究部副部长和学术部副部长及该校大学校长的慷慨资助,随后加拿大安大略省金斯敦的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 Kingston, Ontario)给予了资助。

中文版序言

史学史的诞生、发展及其在中国的接受^①

陈 恒

一部史学著作诞生之后,读者自然或有自己的评论与感想,这也意味着史学史的诞生。伴随历史著作的不断丰富,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著述风格与体裁的日益繁多,史学史逐渐成为史学本身的一个重要领域,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史学史是从历史学演进的视角来分析历史叙述方法、表现手段、理论基础的一门根基性学科,通过追溯各种历史学研究和著述形式的渊源、流派、成果及其在历史学发展中产生的影响,对各个时代的历史学家及其成就作适当评价。因此,通俗来说,史学史内蕴了历史学家的故事、历史学家文本的故事,或也可称为史学学术史。

但史学史真正成为今天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与两种学术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其一是人类悠久漫长的历史撰述传统及其留下的丰富遗产,其二是19世纪以来现代学科体系的逐渐形成和细分。因此,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史学史研究在西方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领域,并伴随着近代的“西学东渐”,于20世纪20年代左右在中国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

① 本文初稿后发给赵立行、彭刚、陈新、周兵、岳秀坤、洪庆明诸位教授审读,他们提出了不少很好的修改建议,在此特别鸣谢!

西方史学史的产生与发展

关于历史是什么、历史学是什么、历史学家的任务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要撰写历史等问题,自古以来就不断有人在探讨。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就对历史学的方法路径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在他看来,历史是描述发生的事情,是编年式的,处理的是偶然发生的特定之事。普鲁塔克在《论希罗多德的恶意》中,对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史学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希罗多德的历史叙述中充满谎言,包含着反雅典的偏见,该文本可以说是西方世界针对史学家个体及其著作进行评判的最早作品。

从古典时代以降直至近代早期,西方论及历史和历史学的著作时有出现,其中不乏充满真知灼见或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作品。古罗马作家琉善(Lucian,约120—180)的《论撰史》流传至今,他认为:“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罗马帝国晚期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可说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部历史哲学著作,对后世的历史观产生了至深的影响。在他看来,世界历史的进程是光明与黑暗、善与恶之间不断斗争的历史,是在上帝创造的时间框架里且按照上帝的意志有条不紊地展开的过程。尽管奥古斯丁撰写这部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驳斥异教徒,为基督教辩护,但他所阐释的历史观,在历史时间的概念框架、历史学的性质和目的方面,为中世纪史学奠定了基调,并一直主导着近代早期的基督教神学的历史撰述。直至17世纪后半期,路易十四宫廷神学家博叙埃(Jacques Bénigne Bossuet, 1627—1704)所撰写的《世界历史讲授录》(1681年),仍在申述着奥古斯丁的神学史观。^①

但无论是对过去史著的评述,还是对史观的阐述,上述的诸多著作都还不属于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史学史范畴。今天我们谈到的

^① Jacques Bénigne Bossuet, *Discours sur l'histoire universelle, à monseigneur le dauphin pour expliquer la suite de la religion, et les changements des empires*, 3 Vols., Paris: Bibliothèque catholique, 1825 - 1826.

“史学史”，对应的英文词一般是“Historiography”，指的是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学，而非“事实的历史”，它包含两层意思，即对事实的历史进行研究和撰述的发展史，以及对研究事实的历史时运用的理论和方法。史学史指的是“对历史写作方式的研究，也即历史撰述的历史……当你研究史学史时，你不必直接去研究过去的事件，而是研究某个史学家著作里对这些事件不断变化的解释”。^①我们按此定义去追根溯源，今天意义上的史学史于16世纪才朦胧出现。人文主义时代的法国人让·博丹(Jean Bodin, 1530—1596)撰写了流传广泛的《理解历史的捷径》，该书系统地阐述了进行历史撰写的框架、原则和方法。首先，他反对从《但以理书》中引申而来的基督教精致的四帝国说，代之以从地理环境出发来考察具体历史进程的世界史三阶段说；其次，他认为历史的形式有三种，即人类史、自然史和圣史，且应该首先关心人类史；再次，他倡导历史撰写要尽力秉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对史料要进行精心考证。^②我们可以把该书视为西方史学方法论的先驱之作。1599年，法国历史学家拉·波普利尼埃尔(La Popelinière, 1541—1608)的历史三部曲(《历史著作史》《完美历史的观念》《新法国史的构想》)，可以看作是西方史学史的开山之作。在博丹、拉·波普利尼埃尔等许多先行者之后，法国人兰格勒特·杜·弗莱斯诺伊(Lenglet du Fresnoy, 1674—1755)的《历史研究方法论》(1713年；1728年翻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提供了许多历史著述的摘要，这份摘要是对博丹《理解历史的捷径》一书所附文献目录的扩充。^③1777年，哥廷根大学授予了第一个历史学博士学位，历史学自此在知识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但直到19世纪初历史学在德国最早完成职业化进程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史学史研究才逐渐得到真正的重视。因为职业化的学科研究，需要梳理漫长发展史累积的遗产，以便从中寻获有用

① Michael Salevouris & Conal Furay, *The Methods and Skills of History: A Practical Guide*, 4th edition, Wiley-Blackwell, 2015, p. 223.

② 张广智：《西方史学史》，第三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4—115页。

③ 凯利：《多面的历史》，陈恒、宋立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76页。

的材料和线索,或发现可供研究的主题,或学习借鉴视角和方法。在历史学职业化大约一个世纪后,欧美各国均出现了一股史学史研究的热潮,对历史学(尤其是近代以后的历史学科)进行某种系统的整理和总结,并产生了一系列流传后世的史学史作品,如傅埃特(Eduard Fueter, 1876—1928)的《新史学史》(1911年),古奇(G. P. Gooch, 1873—1968)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1913年),肖特威尔(J. T. Shotwell, 1874—1965)的《史学史导论》(1922年),班兹(H. E. Barnes, 1889—1968)的《历史著作史》(1937年),汤普森(J. W. Thompson, 1869—1941)的《历史著作史》(1943年),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 1900—1979)的《论人类的过去》(1955年),以及最近比较流行的布雷萨赫(Ernst Breisach)的《历史编撰:古代、中世纪和近代》(2007年第三版)等等。其中瑞士历史学家、新闻记者爱德华·傅埃特所写的《新史学史》(*Geschichte der neueren Historiographie*, München, 1911, Zürich)是一本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史学史通志,内容涵盖自宗教改革以来的欧洲史学著作。傅埃特注重思想观念对历史进程的巨大影响,但忽略了社会发展中的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

逮及20世纪,伴随着史学研究本身的快速发展,出现了诸如法国的年鉴学派、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等流派,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均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使得人们更须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历史记述与研究的演变,分析历史研究背后方法路径和分析技术的应用,史学史研究也因此获得快速发展,成绩斐然。

从时间顺序来看,我们大致可以把20世纪以来的史学史研究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 学科初始阶段(1903—1945),这时的史学史大多是记述性的;^①2. 学科史学史阶段(1945—1989),史学史成

① 这一阶段的另一个特点是有关古代时期的专题史学史出现不少,如善迪斯(John Sandys, 1844—1922)的《古典学术史》(*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from antiquity to the modern era*, 1903)、奥姆斯特德(A. T. Olmstead, 1880—1945)《亚述史学史》(*Assyrian Historiography: A Source Study*, 1916)、维拉莫维兹(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 1848—1931)《语言学史》(*Geschichte der Philologie*, 1921。其实这是一部古典学术史)等。

为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3. 全球史学史阶段（1989 年以来），史家以交流与融合的眼光看待全球史学史的发展。从著述体裁来看，我们大致可以把史学史论著分为以下三种类型：1. 书评和传记式的史学史，如古奇、汤普逊等人著述；2. 通史的、断代的或专题的史学史通论，如普法伊佛（Rudolf Pfeiffer, 1889—1979）、布雷萨赫、凯利、伊格尔斯、约翰·布罗（John Burrow, 1935—2009）等人的著述；3. 全球史学史，如劳埃德、沃尔夫等人的著述。当然还有诸如布克哈特、屈威廉、伯瑞、卡尔、芬利、莫米利亚诺、布罗代尔、格拉夫顿（Antony Grafton, 1950—）这类历史学家的自我反思，对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思考；也有克罗齐、科林伍德、海登·怀特等人从历史哲学层面对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思考。这些著述都从不同的层面对史学史研究作出贡献。

早期史学史著作也包含批评性的注释，但实际上，它们讨论的大多是历史学家个人及其著作，在本质上是记述式的。这在很大程度已不能满足当今史学研究迅速了解自身学科本源与演进历程的需要。

史学思想史的出现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这是史学史编撰的另一条路径，也就是以一种更富有批判性和更具有分析能力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编撰的史学史，以努力寻求 19 世纪欧洲历史编撰中的“一种深层结构内容”（《元史学》，第 IX 页）的海登·怀特为代表。怀特的《元史学》于 1973 年出版以后，就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针对此著有大量研究文章和评论，影响波及至今。怀特认为历史编撰是诗化性质的，以此为出发点，他否认历史学的科学性，认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是根本不同的。在他看来，史学自身的性质使得史学处于一种概念混乱状态，因而就其基本特征而言，史学不是科学而是艺术创作，所以叙事对史学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元史学》一书就是用一套从其他学科借用的概念来阐明怀特观点的诗化过程。对于这种极端观点，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采中庸之道调和两派观点的亦有之。^①

凯利（Donald R. Kelley, 1931—）的史学史三部曲（《多面的历

① 见《书写历史》，上海三联书店 2003 年版。

史》《历史的时运》《历史前沿》),从希罗多德一直讲述到20世纪史学的发展。该书既有记述,又有分析,兼具上述极端观点的长处,这不但避免了平铺直叙所带来的肤浅,而且也避免了过于注重理论演绎所导致的玄奥。诚如前辈何兆武教授所说,“《多面的历史》所论述的,正是从古希腊的希罗多德下迄18世纪德国赫尔德的一系列西方历史学家对西方历史进程的理解或解释”^①。新近由复旦大学张广智教授主编的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大体也属于这一类型。

20世纪中期之后世界格局发生急剧转变,全球一体化急剧加速。与此同时,从相互联系的观点撰写世界史,或从整体上探索人类文明的演进规律和发展动力,不断促使史学实践要体现全球视野;随着全球史的出现,全球史学史也出现了。早在20世纪60年代,学术界就关注全球史学史了。比如,1961—1962年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有关亚洲各民族的历史著作》(*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Peoples of Asia*),分别有南亚卷、东南亚卷、东亚卷和中东卷,^②它是以20世纪50年代晚期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召开的会议为基础编撰的,获得广泛好评,至今仍有很高参考价值。再比如西尔斯(David L. Sills)主编的《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19 vols., 1968)第6卷中关于“历史编纂”的综合性文章,涵盖了有关伊斯兰、南亚和东南亚、中国和日本的简明叙述。巴勒克拉夫(G. Barraclough, 1908—1984)的《当代史导论》(1964年)、《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78年)中也涉及了非西方世界的历史写作。

全球史学史论述的主要特征是:1. 不仅论述史学本身发展的历史,也研究史学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注重史学形成的社会基础与文化基础,注重史学知识的传播与社会组织、学术体制之

① 何兆武“对历史的反思”,见《多面的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页。

② 四卷分别是1. C. H. Philips 主编《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的历史学家》(*Historians of India, Pakistan, and Ceylon*); 2. D. G. E. Hall 主编《东南亚历史学家》(*Historians of South East Asia*); 3. W. G. Beasley and E. G. Pulleyblank 主编的《中国、日本的历史学家》(*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4. B. Lewis and P. M. Holt 主编的《中东的历史学家》(*Historians of the Middle East*)。